

中国减贫话语的隐喻翻译研究

——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英译为为例

袁微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空中乘务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减贫话语的翻译是中国减贫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核心环节,隐喻的翻译又最具有挑战性。概念隐喻翻译策略主要包括:源语与译入语存在对等概念隐喻时进行直接词汇转换;原文无概念隐喻时,可在译入语中寻求概念隐喻词汇以增强可读性;源语概念隐喻在译入语中难以对应时,可隐去隐喻进行语义阐释或实施隐喻补偿。蓄意隐喻翻译策略可概括为:优先考虑对等概念下的喻体移植;其次可尝试将隐喻译为明喻或概念隐喻;若不可行,则可舍弃喻体进行语义阐释。中国特色减贫话语隐喻翻译的总体原则强调:译文在尽力呈现原文隐喻色彩的同时,需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进行语言融通与话语重构。中国减贫话语隐喻翻译研究对再现政治文本隐喻修辞力、向世界讲好中国贫困故事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关键词:《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隐喻翻译;减贫话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129-13

0 引言

2021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中英文对照版(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是对中国减贫历程的梳理,是对中国减贫理论的诠释。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的沟通桥梁,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全球构建与对外传播中的核心环节。“真实客观、生动系统地讲述中国减贫对世界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展示和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和深刻地了解中国减贫实践,增强其他国家实现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心。”(张琦等,2020:45)因此,对中国减贫话语的翻译研究不但具有促进翻译研究的学理价值,在推介中国方案全球借鉴、弘扬中国智慧的世界共享和促进国际交流融通的中国减贫话语国际传播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24YJCZH403)、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ESD2023-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微,男,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空中乘务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文体学研究。

引用格式:袁微.中国减贫话语的隐喻翻译研究——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英译为为例[J].外国语文,2025(5):129-141.

1 中国减贫话语中的隐喻研究

1.1 减贫话语翻译: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翻译的重要领域

中国减贫话语属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减贫思想和减贫智慧的阐释与表达。陈汝东、刘泰来、胡安江、吴贇等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吴贇(2020:3)把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定义为“中国向外部世界系统化阐述思想理论体系、知识文化体系和治国方略体系的言语符号形态总和”。因此,中国减贫话语可以表达为:立足我国长期减贫实践的探索,以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提高我国全球贫困治理话语权为目标,体现中国特色减贫历程、理念、战略、方法、智慧和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化、条理化和规范化的言语符号形态总和,“是中国减贫方案全球共享与借鉴的前提,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减贫话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接受,也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准确借鉴中国减贫方案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袁微,2023:114)。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尹铂淳和胡开宝、李婵对外交话语翻译进行了探讨;卢卫中等、楚行军等对政治话语翻译进行了研究;李战子对军事话语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对外话语体系译介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政治和军事等领域。中国减贫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与传播是向全球讲述中国减贫故事,分享中国减贫智慧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世界人权进步和彰显国际话语权的题中之义。目前,贺文萍、姬德强、王洪波、黄敏等从传播学角度对“讲好中国扶贫故事”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在翻译层面,唐青叶对中国特色扶贫术语和用典的英译进行了探讨;袁微(2023)对中国特色减贫话语英译的句法象似修辞进行了研究。可见,学界对中国减贫话语翻译的研究较少。作为中国减贫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中心环节,中国减贫话语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减贫话语白皮书属于典型的政治文本,隐喻表达丰富。“隐喻之所以在政治话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隐喻能以特定的模式框架政治议题,设定议题解决的方向,从而提供阐释框架以影响政治决策。”(文旭,2014:11)隐喻是人类语言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与认知基础,但是由于语言差异、文化隔阂和认知习惯等因素,隐喻可能造成理解的障碍与偏差。因此,跨文化语境下隐喻的理解与翻译是语言融通和情感共鸣的关键。

1.2 概念隐喻与蓄意隐喻

莱考夫等(Lakoff et al., 2003: 5)曾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谈到,“隐喻的精髓在于用一事物的词汇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他们突破了隐喻传统语言修辞手法的藩篱,提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工具和概念化方式,是从源域到靶域的一种双域映射,前提是映射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与可比性。

隐喻通过另一事物(源域)来理解和体验该事物(靶域)的本质,它包含了文化传统、生活体验、历史背景以及情感体验等内涵。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隐喻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也隐藏在思维与行动之中。隐喻让人类的认知活动变为可能。作为“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隐喻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对现实进行着持续不断地构建。“隐喻不仅能使我们的思想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同时还会影响和构建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陈小慰,2014:86)

随着隐喻研究的开展,蓄意隐喻(*deliberate metaphor*)成为隐喻研究中的新话题。蓄意隐喻的创始人斯蒂恩(Steen,2011:84)将蓄意隐喻定义为“对受话者的一种引导,它引导受话者对目标所指采取异己(*alien*)的视角,以便从异己的视角观对该目标形成具体的认识判断”。这种采取异己的视角更容易激活语言受话者对语言的感受力,因为“蓄意隐喻能引起人们的强制性注意,使人们目睹其隐喻性”(Steen,2013:84),这与概念隐喻中的隐喻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斯蒂恩(Steen,2015:68)对概念隐喻和蓄意隐喻进行了涵义上的比较,认为“隐喻不仅是思维的问题(凭借概念结构将不同概念域或心理空间连接起来)和语言的问题(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至少能反映思维跨域映射的某一个方面),而且是交际的问题(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能够说明隐喻作为交际,尤其是修辞手段对于交际者而言是否具有具体的价值)”。蓄意隐喻的语言形式多样,从词汇到语篇的各个层次的语言表达都可以使语言使用者通过跨域映射和认知激活感受语言的目的性、交际性和蓄意性。“隐喻并非总是暗藏于人类意识之下的‘黑匣子’,蓄意隐喻是隐喻使用的重要类型,可根据交际者的实际需求随时彰显于意识层面,得以蓄意调用。”(孙毅等,2017:716)“蓄意隐喻是通过发话者邀请或在某种情况下命令受话者,在其话语的心理表征中建立起一种事实上的跨域映射,以期通过彼事物来观察此事物的存在。”(Steen,2013:180)为进一步理解蓄意隐喻,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与概念隐喻相对应,蓄意隐喻是一种特殊的隐喻类型,目的是引起受话者源域的注意;其二,与概念隐喻强调语义的表达不同,蓄意隐喻更关注相互沟通的交际维度。蓄意隐喻通过有意识的概念激活场景,引起受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使其将精力集中到源域的理解,凸显出其劝导、说服或其他交际功能。

1.3 《白皮书》中的政治隐喻分析

《白皮书》是中国特色减贫话语的典范,包含了相当多的隐喻表达。“作为政治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种表达方式,政治隐喻渗透着政治话语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为解读政治话语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据。”(梁娜等,2020:48)与其他文体中的隐喻不同,政治隐喻负载着更多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能够激发民众情感,引领意识形态,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至关重要。笔者结合概念隐喻和蓄意隐喻的论述,对白皮书

中的隐喻进行了数量统计和识别。《白皮书》中的隐喻类型与隐喻表达式如图所示：

隐喻类型	隐喻表达式	隐喻类型	隐喻表达式
战争	斗争 决胜 夺取 前进 目标 攻坚战 攻克 战略奋斗 胜利 攻坚拔寨 硬仗 冲锋号 堡 垒 硬仗 收官战 指挥 部署 督战 军令状 战场	旅行	历程 道路 路线 进入 方位 出路 障碍 新 征程 大门 退路 康庄大道
		建筑	建设 构建 工程 基层 里程碑 大门 顶层
身体	面貌 立足 摘帽 旧貌 新颜 热血 沥血	植物	扎根 厚植 硕果 穷根子 一茬接着一茬
医学	靶向 药方子 对症下药 造血 输血	机器	机制,体系,短板,统筹,平衡,带动
天气	阳光 文明新风 日月换新天 阴霾	农业	大水漫灌 精准滴灌
考试	加试题 难题	容器	注入 瓶颈
疾病	顽疾、侵蚀	水流	渠道 汇聚
乐器	弦	饮食	硬骨头
戏剧	序幕	书籍	新篇章

可以看出,战争隐喻、旅行隐喻和建筑隐喻这三种类型的隐喻表达式较多,类符数和型符数的表达也最多,集中体现了《白皮书》的隐喻使用情况。减贫事业是艰苦卓绝的历程,是一个连通互动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这恰恰与战争、旅行和建筑的某些特征形成相似性的映射。作为隐藏于思维深处的认知机制,概念隐喻已经内化为人类的无意识的语言习惯中,也就是所谓的“死喻”,比如“斗争”“目标”“历程”“进入”等有隐喻意义的词汇已经很难再激起语言使用者的注意和兴趣,那么这样的隐喻也就很难让语言具有新奇性、修辞性和交际性。当然,在一种语言中的“死喻”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新奇性和交际性,概念隐喻翻译的要特别注意。一般而言,真正具有交际性和功能性的隐喻类型是与概念隐喻相对应的蓄意隐喻,其劝导性、交际性、识别过程的有意识性及基于场景的激活性让蓄意隐喻不再是隐藏于思维中的“隐形人”,而可以“刻意调用”的交际手段。鉴于概念隐喻和蓄意隐喻的不同,本文将其翻译进行分别探讨。

2 中国减贫话语中隐喻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翻译技巧是“翻译活动具体实施和运用时所需的技术、技能或技艺”(熊兵,2014:82)。由于认知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语言之间的跨域映射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隐喻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的难点,纽马克(Newmark,2001:104)认为,“尽管翻译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翻译方法的整体选择,但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隐喻的翻译”,进而

提出再现喻体意象、替换喻体意象、隐喻转换为明喻、省略隐喻等七种隐喻翻译方法。克里斯蒂娜·舍夫纳(Schäffner, 2004)在框架理论指导下,指出隐喻翻译的四种具体方法:寻找相对应的喻体,给喻体形象添增注释,删除不熟悉的源语喻体形象,在目标语中增添新的喻体形象。卢卫中等(2020:136)指出,“隐喻翻译主要存在两大类型的跨语言隐喻转换,即原文隐喻喻体的翻译和译文隐喻喻体的添加”。可以看出,现有的隐喻探讨并没有考虑到隐喻的分类,而是笼统地进行隐喻探讨,这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认为,对于概念隐喻和蓄意隐喻的翻译方法应该分别探讨,从而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2.1《白皮书》概念隐喻的翻译策略

概念隐喻众多是《白皮书》主要的文体特色。概念隐喻是传统的隐喻类别,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概念隐喻根植于我们语言和思维的最深处,许多表达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惯用词汇,但是对概念隐喻翻译的研究依然十分必要。因为,在一种语言中习以为常的“死喻”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因其陌生性而变得“新奇”。因此,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概念隐喻的翻译不容忽视。下面以《白皮书》中的概念隐喻翻译为例进一步探讨:

2.1.1 原文概念对应下的双语词汇对应

当原文中的概念隐喻能在译文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概念隐喻时,这时的隐喻翻译就直接进行词汇的对应转换。比如:

例1 ……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

例2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

The Party has united and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with unwavering faith and will.

以上两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双语词汇对应的情况,汉语中的“里程碑”“斗争”与英文中的“milestone”“battle”恰好在词汇义和引申义上相互对应,其在汉语中的概念隐喻恰好在英语找到了相对应的概念隐喻词汇表达。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直接词汇对应不但保持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结构对等,而且也达到了语义的传达与修辞的再现。

2.1.2 原文概念缺失下的译文概念补偿

当原文中出现的词汇并没有概念隐喻的特征,但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译文中进行概念隐喻的补偿处理。比如:

例3 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ushered in a new chapter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例 4 从国家层面部署,运用国家力量推进。

The Party has **pooled** national resources to advance this cause.

以上两个例子就属于源语中没有概念隐喻而在译入语中添加了概念隐喻的词汇表达,这种添加是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彰显了译者的智慧与努力,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例 3 中,“开启新时期”在汉语语境中并没有明显的概念隐喻色彩,译文中却使用了“ushered in a new chapter”的表达,使译文具有概念隐喻的色彩。“Usher”有“引导、迎接”之意,具有强烈的动态美;“New chapter”本意为“新的章节”,表示“新的时代”这是以书籍作为意象图式的概念隐喻。通过“阅读书籍”(源域)来理解和体验“社会进程”(靶域),这样译文读者认知过程中通过双域映射,概念隐喻得到理解。如果译文不添加概念隐喻,就仅仅用“start a new time”表示语义,译文读者的感受将大打折扣。在例 4 中,原文中的“运用”是普通动词,没有隐喻色彩,译文用了“pool”这个“水流”隐喻类型下的隐喻词汇。“Pool”作名词意为“水池”,动词意为“汇集中”,表达了“如水流汇聚到一起”的语义。“Pooled national resources”具有典型的隐喻含义:“资源、力量”和“水流”之间形成跨域映射,用“水流汇聚”来理解和体验“资源和力量的部署”,隐喻的增加使语言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2.1.3 译文概念缺失下的原文概念缺省与补偿

当源域中出现概念隐喻,而在译入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隐喻时,需要在翻译时进行原文概念隐喻的省略与隐藏,同时应有其他补偿方式,最终达到语义再现和情感传递的目标。比如:

例 5 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and **march towards** shared all-round prosperity.

例 6 明确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

The CPC set the goals that by 2020 it would help all the rural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as defined by the existing standard, raise all impoverished counties **out of poverty**...

例 5 的原文中“康庄大道”和例 6 中的“摘帽”在汉语中是典型的概念隐喻,但是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隐喻词汇,这就需要在翻译时对原文进行语义补偿。语义补偿很难弥补原文概念隐喻的语言魅力,这是隐喻翻译中不得不面对的遗憾和困境。概念隐喻

“康庄大道”涉及两个跨域映射,用源域是“走上康庄大道”来理解和体验靶域“国家发展的道路”。“康庄大道”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概念隐喻词汇,因此翻译时对此进行了省略。同时,译文用“march towards”进行了语义的补偿。“March”作为动词有“前进行军”之意,在英语中是一个有概念隐喻色彩的词汇。译文中的表达涉及“行军前行”与“走上富裕”的跨域映射,不但完整地传达了原文中的“走上”的语义,而且也让译文更为生动形象,是在概念隐喻翻译时原文概念缺省及补偿的优秀译文。例6中的“摘帽”有“去掉贫困的标签”或“脱贫”之意,是汉语中独有的概念隐喻,因为英语中没有“take off the cap”的表达,因此在翻译时不得不舍弃喻体。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信息的沟通与传递,语义的清晰至关重要。因此,此处的“摘帽”翻译为“out of poverty”,舍弃了“帽”的喻体意象。该译文的出现至少有两点考虑:其一,借此短语“out of”也有一定的隐喻性,在容器的意象图式下,该表达有从某个范围中“脱离跳出”之意,与原文中“去掉”的语义相符,且译文中介词的隐喻性也再现了原文的隐喻性;其二,从该句的整体结构来看,“摘帽”出现在第二个分句中,与第一个分句中的“脱贫”是同义词,只是为了措辞的需要,才用了“摘帽”。出于整句话的翻译考量,用两次介词短语“out of poverty”也让该句的翻译在整体上实现了文体的简洁与紧凑。

2.2《白皮书》蓄意隐喻的翻译策略

作为隐喻研究的前沿,蓄意隐喻在国内的研究实属罕见。“蓄意隐喻研究中衍生出的新课题,国内学界尚未注意到该前沿动态”(孙毅等,2017:715),对其翻译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对蓄意隐喻翻译的研究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蓄意隐喻具有交际和劝说功能,根据实际需求彰显于语言表面,可以激起受话者的注意,因此在政治语篇的理解与翻译中至关重要。

2.2.1 双语对等隐喻映射下的喻体移植

不同于隐藏在思维下的概念隐喻,蓄意隐喻是刻意为之的语言,具有交际功能和吸引受话者注意的目的。因此在蓄意隐喻的翻译中,要尽可能全面地传达出蓄意隐喻背后的语用动机。喻体是激发读者映射与联想的触发器,因此当喻体在双语文化中有融通性时应尽量保留喻体,从而尽可能呈现原文中的隐喻意象。比如:

例7 各国应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积极推进减贫发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冲破贫困落后的**阴霾**,**照亮**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All countries need to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work on poverty reduction, so that the **sunshine** of equity and justice can break through the **haze** of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and **illuminate** a futur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例7中“阳光”“阴霾”和“照亮”在译文中均得以保留。“阳光”是“公平正义”的喻体,

读者通过“阳光”的温暖、明亮以及美好的感受建立跨域映射,凸显了“公平正义”的美好。“阴霾”是“贫困落后”的喻体,通过“阴霾”的灰暗和痛苦的心理感受建立跨域映射,突出了“贫困落后”的可怕。“阳光”和“阴霾”在中英语境中有同样的隐喻联想与认知感受,因此在翻译中进行了喻体的完全保留。这里的蓄意隐喻强调扶贫过程中“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和贫困给人类带来的困扰,译文读者通过隐喻机制的认知与体验,感受到了原文蓄意隐喻中的刻意性与交际性。

例 8 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He asked the whole Party to perform well in this “**difficult test**”, to apply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vigor, and to be confident of bringing the battle to a successful end.

在例 8 中,“加试题”是一个蓄意隐喻。“考试”作为“源域”,“脱贫攻坚”作为靶域,二者形成跨域映射。“加试题”指试卷中除必答题之外的题,难度最大最有挑战性。“加试题”喻指“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或“最艰难阶段”。“加试题”在英汉双语中的语义基本可以等同,在翻译可以进行隐喻意象的移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移植与例 7 的完全移植不同,需要变通式移植。如果把喻体“加试题”直接译为“**additional test**”,似乎看起来没错,但是语义上有了偏差,容易被理解为“额外的、附加的考试”,这与原文中所表达的“最艰难的”考试相去甚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隐喻的翻译中需要对喻体进行变通式保留,译文中的表达为“**difficult test**”既准确表达了原文的语义,也保留了喻体,语义的传达和修辞的再现得到了兼顾。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隐喻语言的字面转换难免会有语义的偏差,因此这种对喻体的变通式移植值得提倡。

2.2.2 译语中隐喻映射缺省时的明喻转换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隐喻在传统修辞学中的地位仍不可撼动。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表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这和明喻(simile)有共通之处。因此,当目的语中隐喻映射缺省时,在语义传达的基础上隐喻的明喻转换是较为理想的翻译策略。比如:

例 9 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

The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changed from mainly relying on **external support like a blood transfusion** to a more sustained effort from self-motivation.

例 9 中的“输血”和“造血”是蓄意隐喻,把扶贫模式和输血进行跨域映射,用源域(输血)来理解靶域(扶贫模式)的特征。“输血”本是医学用语,但在汉语语境下的隐喻义的使用已被广泛接受,意为“外来的帮助与支持”。此外,在该句中出现时引号的使用进一步提

示其使用的引申义。然而,其对相应的英语表达“blood transfusion”在英语语境中并没有其引申义。但“输血”是该句中重要的蓄意隐喻,是扶贫模式的一种,因此在翻译中首先用“external support”表达语义,然后增加明喻的修辞表达“like a blood transfusion”。这种“语义解释+明喻修辞”的翻译策略既对英语语境下“输血”隐喻义的缺省进行了补偿,同时保留了原文中生动的喻体意象。

2.2.3 语义明晰前提下蓄意隐喻向概念隐喻的转换

语义明晰化是翻译的重要原则,指“把源语隐含的信息明晰化,让读者以最少的努力获取明晰的信息”(司显柱等,2021:24)。由于中英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中的语义明晰是信息传播的前提。某些蓄意隐喻在目的语中难以移植喻体或无法用明喻替代时,可以尝试在语义明晰的基础上对蓄意隐喻进行概念隐喻的转换。这种翻译策略虽然让蓄意隐喻失去了交际性、劝导性和吸引注意力的特点,但是把其译为概念隐喻依然保留了一定的文体色彩,不失为一种再现修辞特色理想翻译策略。比如:

例 10 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

The approach has changed from **generalized broad-brush policies** to targeted measures based on specific conditions.

例 11 贫困的类型和原因千差万别,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and the causes vary from case to case. We cannot address the **root** cause without the right **remedies**.

例 10 中的“大水漫灌”是农业隐喻类型,在农业耕作的“大水漫灌”与“扶贫路径”之间形成跨域映射。“大水漫灌”是农业词汇,非常形象地传达了一种扶贫的方式。然而,“大水漫灌”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如何把这种扶贫方式准确形象地表达出来呢?当喻体移植和明喻转换行不通时,可以考虑语义相当的概念隐喻词汇。“大水漫灌”译为“generalized broad-brush policies”非常合理,“broad-brush”是一个概念隐喻词汇,字面义为“宽大的刷子”,隐喻义为“粗枝大叶的,不细致的”,刚好与“大水漫灌”的语义相符。在例 11 中,“药方子”的英文对应词为“prescription”,然而在此语境下却并不合适。原文中的“药方子”意指一种“治疗、解决办法”而非“prescription”表达的“指示、处方药”。此处使用的“remedy”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表示“治疗、解决方案”,有浓厚的概念隐喻色彩。因此无论是语义传达的准确性还是隐喻性的再现,此处选择的“remedy”都更胜一筹。

2.2.4 简明英语视阈下的喻体舍弃

在某些蓄意隐喻的翻译中,基于语言的经济性和表达的高效性,某些隐喻在翻译时不

得不舍弃喻体,而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语义。一方面,当原文的隐喻在译文中找不到对应的隐喻表达且很难找到概念隐喻词汇替代,这时就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弃喻体,直接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进行信息的再现。另一方面,当隐喻的翻译需要很大的篇幅导致译文累赘臃肿影响到其可读性及文体美感时,在翻译隐喻时就可以考虑只关注语义而舍弃喻体。这种翻译策略与简明英语运动提倡的语用观较为契合。20 世纪 40 年代,一些学者提倡使用简明的英语文体,摒弃繁复累赘的语言表达。“简明英语是以读者为中心传递信息,要求篇章布局简洁、言简意赅、避免含糊不清。”(刘晴等,2019:50)简明英语运动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提倡,其观念也渗透到了政治翻译领域。比如:

例 12 ……工作队员扎根一线、任劳任怨,基层党员干部呕心沥血、苦干实干,广大志愿者真情投入、倾力奉献。

...have worked **with diligence and a spirit of dedication** in support of the poor, fulfilling their mission and their pledge to the people.

例 13 中国在减贫实践中,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对症下药,因人因地施策……

In practice, China has adopted categorized and **targeted measures** to reduce poverty...

例 12 中的“呕心沥血”属于身体类型的隐喻,意为“费尽心血”,是关于我国唐代诗人李贺的典故;例 13 中的“对症下药”属于医学类型的隐喻,意为“针对患者病症用药”,是关于我国古代名医华佗的典故,这两个隐喻在英语中均没有对应的表达。如果非要把这样的隐喻的字面义和隐喻义阐释出来,那么表达会冗长累赘,可读性将会大受影响。鉴于此,只有舍弃语言层面的隐喻元素,着重再现语义内涵。“呕心沥血”意为“费尽心血,极度劳心苦思”,结合李贺用毕生心血作诗的典故,“with diligence and a spirit of dedication”能很好地传达“艰苦卓绝的牺牲精神”。“对症下药”本意是“针对疾病的症状精准用药”,一般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如果要保留隐喻的意象,那么就会显得多余冗长,有狗尾续貂之嫌。此处的译文“targeted measures”则准确而简洁地呈现了原文的语义,符合了简明英语运动的理念,也完成了语义传递和信息再现的翻译使命。同时,以上典故翻译的匠心独具与祝朝伟(2020:89)提出的典故外宣翻译中“中国观点、国际表达”的翻译立场、“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翻译理念和“因势而变、因时而新”的翻译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3 政治隐喻的翻译研究: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外译与传播提供启示

中国特色减贫话语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译介与传播对中国减贫经验的全球共享和中国大国形象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白皮书》作为典型的政治语篇,对其隐喻的翻译研究不但有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也为我国政治语篇的外译与

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对现有的政治文本隐喻翻译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白皮书》英译本中隐喻翻译的分析探讨,总结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隐喻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3.1 概念隐喻翻译:词汇对应—隐喻添加—喻体隐藏并语义补偿

隐喻为政治话语增添了文学色彩,赋予政治文本温度并彰显语用者的态度。概念隐喻虽然根植于语言和思维的深处,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表达。但是一种语言中的“死喻”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变得新奇,因此概念隐喻翻译仍不容忽视。当源语中的概念隐喻能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时,翻译时可直接进行词汇转换,比如:“里程碑”译为“milestone”。当源语中没有出现概念隐喻的表达,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翻译时译者仍须匠心独运努力搜寻目标语中既能传达语义也有隐喻色彩的表达,比如:“开启新时期”译为“usher a new chapter”。当源语中出现了概念隐喻,而在译入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隐喻时,可隐藏源语中的隐喻同时对其进行语义阐释或隐喻补偿,最终实现信息传递和情感再现的翻译目标,比如:“摘帽”译为“out of poverty”,译文符合译入语习惯且再现了隐喻色彩。对于概念隐喻的翻译,译者应精益求精,在便于译文读者阅读的前提下努力再现源语中的隐喻色彩。

3.2 蓄意隐喻翻译:喻体移植—隐喻转换—喻体舍弃

蓄意隐喻是刻意为之的语言,具有重要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导向。在蓄意隐喻的翻译中,要尽可能全面地传达源语中蓄意隐喻背后的语用动机和修辞效果。通过理解隐喻的跨域映射才能深刻理解政治话语的内涵,所以蓄意隐喻的翻译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重点与难点。当源语中的蓄意隐喻能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达且能准确传达原文语义时,在翻译时可以直接进行喻体的完全移植,比如:“阳光”直接转换为“sunshine”。当源语中的喻体能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达但不能准确传达原文语义时,在翻译时可以进行喻体的变通式移植,比如:“加试题”译为“difficult test”,这种喻体变通式移植便于译文读者准确理解语义。当源语中的蓄意隐喻不能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时,可以在语义传达的基础上对蓄意隐喻进行明喻转换,比如:“输血”译为“external support like a blood transfusion”;也可以在语义明晰前提下对蓄意隐喻进行概念隐喻的转换,比如:“大水漫灌”译为“generalized broad-brush policies”。该翻译策略可能让蓄意隐喻失去部分交际性和劝导性功能,但是依然保留了明显隐喻元素和文体色彩,同时减轻了译文读者的理解负担,在再现修辞特色和译文可读性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当原文的蓄意隐喻在译文中找不到明喻修辞和概念隐喻表达替换时,则可在保证语义明晰的前提下舍弃隐喻意象,用简明的语言再现信息,最大程度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隐喻翻译是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中的关键,关系到我国特色减贫话语的

内涵能否得到准确传达,关系到外国读者能否准确理解我国特有的减贫经验、方案与智慧。隐喻翻译要最大程度地呈现原文概念隐喻的修辞色彩,再现蓄意隐喻的交际功能和激起受众注意力的语用动机;与此同时,须观照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与审美取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进行语言融通。只有在兼顾以上两方面的前提下对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中的隐喻进行重构与阐释,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 结语

中国特色减贫话语翻译与传播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话语重构实践,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我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关系到中国贫困治理国际话语权,更“关系到中国特色减贫方案、减贫理念与减贫智慧能否准确地传播到国际舞台”(袁微,2023:121)。“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如何对外讲好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罗坤瑾等,2020:42)作为一种话语重构的行为,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信息相通、情感相融、智慧共享的文化实践。中国减贫话语隐喻翻译研究不但能推动国内的隐喻翻译研究,而且对提高中国减贫话语国际传播力和中国减贫故事的世界传播与全球共享具有重要价值。译无止境,中国减贫话语的译介与传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Lakoff, G. & M. Johnso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ewmark, P.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chäffner, C. 2004.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7): 1253-1269.
- Steen, G. 2011. From Three Dimensions to Five Steps: The Value of Deliberate Metaphor [J]. *Metaphorik* (21): 83-110.
- Steen, G. 2013. Deliberate Metaphor Affords Consciou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J]. *Journal of Cognitive Semantics* (1/2): 179-197.
- Steen, G. 2015. Developing,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67-72.
- 陈小慰. 2014. 作为修辞话语的隐喻: 汉英差异与翻译 [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85-89.
- 梁娜, 陈大亮. 2020.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十九大报告政治隐喻翻译研究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3): 48-57.
- 刘晴, 周红红. 2019. 在概念隐喻视角下看汉英翻译——以十九大报告中英译本为例 [J]. 翻译论坛 (2): 46-50.
- 卢卫中, 陈慧. 2020. 新时代中国关键词隐喻英译策略研究 [J]. 英语研究 (2): 136-145.
- 罗坤瑾, 周杨梅. 2020. 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对外话语策略 [J]. 对外传播 (12): 38-42.
- 孙毅, 陈朗. 2017. 蓄意隐喻理论的学术进路 [J]. 现代外语 (5): 715-724+731.
- 司显柱, 曾剑平. 2021. 对外政治话语翻译: 原则、策略、成效——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 [J]. 上海翻译 (2): 18-24.

- 文旭. 2014. 政治话语与政治隐喻[J]. 当代外语研究(9):11-16+76.
- 吴赞. 2020.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概念、框架与实践[J]. 外语界(6):2-11.
- 熊兵. 2014.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3):82-88.
- 袁微. 2023. 中国特色减贫话语英译的句法象似修辞研究[J]. 外国语文(1):112-122.
- 张琦,孔梅. 2020. 理解中国减贫的世界意义 讲好中国减贫经验和故事[J]. 对外传播(5):44-4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全文)[EB/OL]. 2021-04-06[2023-05-08].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t20220704_130673.html. (文中所有中文例句均出自该白皮书,后文不再一一标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EB/OL]. 2021-04-06
[2023-05-08].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t20220704130672.html. (文中所有英文例句均出自该白皮书,后文不再一一标注。)
- 祝朝伟. 20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英译方法及对外宣翻译的启示[J]. 外国语文(3):83-90.

A Study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 as an Example

YUAN Wei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is centr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with metaphor translation as particular challenges.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rendered through direct substitution when equivalents exist, metaphorical introduction when absent in the source text, or semantic explanation when untranslatable. Strategies for deliberate metaphors include metaphor transplantation under conceptual equivalence, conversion into similes or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if necessary, omission with paraphras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discourse metaphors should prioritize both rhetorical fidelity and target reader accessibility through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conveying the rhetorical force of political texts and in effectively telling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tories on the global stage.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 metaphor transl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责任编辑:陈宁